

獵鷹風雨

民族资本家吳百亨先生斷史

百好乳品廠
吳百亨

百好乳品廠史室



3250000267930

301798

18263
261

擒 雕 风 雨

——民族资本家吴百亨先生断史

执 笔：林成忠

目 录

- 一、失 业
二、创 业
三、凤飞燕窝
四、“百好”与“擒雕”
五、出师告捷
六、建厂沙洋
七、削价倾轧
八、软硬兼施
九、黄鼠狼拜年
十、童 年
十一、东渡日本
十二、捣鬼者的下场
十三、濒临绝境
十四、尾 声

(附：吴百亨先生生平简历表)

失 业

一九二〇年的冬天，阴沉沉的云层如同大铅块，压向温州市五马街的“普益”药房，也压住了药房学徒吴百亨的胸口，因为“普益”的老板——林禹臣离开了人间。

在人生旅途上，即将迈进第二十七个春天的吴百亨先生，他那命运的扁舟面临着搁浅的危险，他的饭碗响起失落的警号！

风雨如盘的中国二十年代，有多少人在失业的苦海中拼搏！有人在拼搏中沉没；有人在拼搏中渡过危难，立于生存之地；也有人为国家立下了千秋功业。

失业，会给人带来不幸；然而，有时也会给人带来新的希望，实业家吴百亨先生，就是受到失业痛苦的砥砺，撑起民族实业的篷帆。

一九一一年，正当吴百亨豆蔻年华之时，经人介绍，他到“普益药房”当了学徒。那学徒可非同一般，店中生意，里外杂活，迎送往来的，还有老板娘的各类差遣，统统一人包了下来。

的确，吴百亨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干得又快又好，深得师傅和师母的欢心。时间苒苒，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吴百亨逐渐学会了一整套经营西药房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就连配方也取得了许多医师和病家的信任。不管白天多忙，在晚间，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进行自修。他的苦学精神，他那用苦功换来的成绩，博得温州不少知名之士的赞誉，同时也得到他们友好的指教。比如名医李素冰、李筱波、郑叔平，还有温州师范学堂堂长姜琦等，都成为吴百亨的老师及挚友。

“普益”药房的邻人陈幼农先生十分赞赏吴百亨。一九一九年，他把自己的女儿陈吉安许配吴百亨为妻，翌年就结了婚。在当时，陈家门第高，肯和吴百亨联姻，可见陈幼农先生的器重之心了。如今的吴百亨，失去了师傅林禹臣，面前的坦途变险途。这年年底，当吴百亨去问师母，来年是否还雇佣他时，师母说：“百亨，用得到你的是你的先生林禹臣，可惜他已死了。”俗话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言外之意不是很清楚了么。

吴百亨离开“普益”药房，结束了十年依人作嫁的生涯。可是，往后怎么办，脚往何处迈，手往何处伸，刚刚结婚的妻子靠谁来养活，刚刚建立起来的小家庭又怎样维持下去……吴百亨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朝家门走去，他不知道该怎样向妻子吉安交代。

已是辞旧迎新的时候，吴百亨理应赶紧回家与妻子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可是此时此刻的吴百亨，他想回家，而又回不了家。他徘徊于五马街，走向瓯江边。迎着刺骨的江风，听着喧哗的江浪，禁不住打了个寒颤，他如梦初醒：“我怎么会长到这个地方来？”忽然，一双颤抖着的双手，伸到他的面前。吴百亨虽已丢掉了饭碗，可他又不忍心使一个比他更可怜的乞丐失望，摸出一个铜板，丢进那瘦小的手心里。

吴百亨站在江边，任凭寒风吹拂。他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扪心自问：“我吴百亨已到自立之年，完全有独立开业的能力，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钱，立业便成一句空话。无能为力的吴百亨，只能攥紧拳头朝空打下去。划空而过的焰火，把他从思绪万千中拉回，他用双拳击打自己的脑门，他想起了家，想起了正在焦急等待自己回家的妻子，他抬起脚，匆匆地朝家奔去。

鞭炮声、欢笑声，声声刺痛吉安的心。她倚门望大街，焦急地盼着丈夫的归来。烧好的年夜饭，热好的酒菜，凉热了好几回。她忐忑不安，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又一个坏念头朝她袭来：是路上出了意外、是被解雇了……她不敢再想下去。她闭上眼睛，禁不住一双热泪夺眶而出。

创 业

灯光下，饭桌前，平时有说有笑的小夫妻，今日却面对着香喷喷的饭菜发愣。

百亨望着焦虑的妻子，心中象打翻了五味瓶。

“吉安，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我也不好受，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你。”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些干什么，不管今后怎么样，我都跟着你。”

妻子的话象一缕春风掠过他的心田。吴百亨这个刚强的汉子感动了，他的眼睛有点湿润。

“吉安，有了你，就有我的一切。原来我有点担心，现在，我不怕了。”

“怕有什么用？”吉安话题一转，“我真不明白，林老板生前那么器重你，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全包在你身上，师母也总是逢人就夸你。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师母却辞退了你，这是为什么？”她不解地抛出几个大问号。

“为什么，为什么，还不是怕药房的权落在我的手里。”

吉安默默地点着头。

沉默，可怕的沉默。蓦地，吴百亨站起来，自信地说：“天无绝人之路，上帝会保佑的。”吉安一听“上帝”二字，紧锁的眉宇顿时舒展开来。吴百亨接着说下去：失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对前途的信心。十年学徒，使我懂得经营西药的业务，而且社会上还有我的多种关系。我想开一个药房。”

吉安惊喜地说：“开药房？！”

“对”吴百亨风趣地说：“我要是当了老板，那你就是当然的老板娘罗。”说得吉安抿嘴笑了。

“只可惜——”百亨把两手往吉安的面前一摊。

吉安心领意会：“钱，要多少？”

“少则一二千，多则三五千，越多越好。”

吉安思忖片刻，胸有成竹地说：“有办法！”

妻子说出了求借的门路。

百亨疑惑地说：“向你母亲借，好是好，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你不要忘了，她是你的养母。”

“母亲的为人，我是豆腐拌菲菜——一清二楚。”

于是，燕侣双双来到岳母大人的膝下。

吴百亨在岳母面前，俨然一个演说家，从被解雇说起，一直谈到未来宏伟的目标；从经营西药房的好处，谈到自己做生意的能耐，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诚然，吴百亨在岳母的心目中是一位小精灵。可说是：女婿办事，岳母放心。眼下女婿正逢失业之难，做岳母的怎会袖手旁观。

于是，岳母和叔岳祖母两家，一共拿出三千元，分别作为投资和借款。吴百亨当即立了字据合同。

回到家中，夫妻俩望着白花花的银元，心里绽开了希望之花。这一夜，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开药房的计划，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成功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辛劳奔波，吴百亨终于在温州五马街撑起门面——“百亨药房”在鞭炮声中开张了。

吴百亨任药房经理。

时光延伸到一九二一年。在吴先生的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利之所在，自然苦心孤诣，锐意经营。生意一年比一年兴隆，许多普益药房的往来户都转为百亨药房的主顾。同温州有些西药房一样，百亨药房除了发售成药、补品、西药配方和暗地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仿上海五洲、华英等大药房样子，制造“百亨药房”本牌成药发售，博得较多利润。为了使药效迅速，博取声誉，甚至不择手段。如当时百亨药房制造的“血之母”补血药剂，榜单上标榜是清宋仲青医师的处方，实则配入了极微量的吗啡。故用户开始服用，觉得精神振奋，药效甚好，但时间一长，吃上了瘾，就非长期购服不可了。又于一九二二年抵制日货运动趋向低潮时，市上有名的日本货除臭虫药断了档，我一面想法从日本买来除虫药主要原料“除虫菊”种子，在茶山一带栽培，以备将来自制除臭虫药品，一面却向日本购进一批除虫菊粉和仁丹，自行包装，印上“百亨药房监制”字样，来蒙混顾客，捞取利润。

上述之事，是吴百亨先生忏悔过去，剖析自己，公诸于众的文字。其实，当时百亨药房之所以日益发达，还因为价格合理，货源

這就是
我

充足，和良好的服务态度。

春去秋来，夏冬而复。百亨药房经过七年开拓，在市场上树立了“信誉”，吴百亨在商界也崭露头角。店中除去股息分红外，资金积累到万余元。

人往高处走，鸟朝大树飞。吴百亨有了这样的基础，就动了另创新业，争取更多利润的念头。

吴百亨，象一只展翅凌空的山鹰，冲向更高更阔的蓝天。

凤 飞 燕 窝

一九二五年前后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是用鲜血写就的。

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为了民族的生存，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目不忍睹的“五卅”惨案发生了。多少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祖国捐躯。但是中国人民没有被杀绝，被吓倒，一批又一批的爱国之士高举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迹，涌上街头。他们大声疾呼，要使国家富强，免遭列强欺凌，必须振兴实业，抵制洋货。

吴百亨，这个血管里奔突着东方巨龙血液的炎黄子孙，深受感染。他从内心里呼喊着：我要爱国，我要以实际行动来抵制洋货！这时，他又从百亨药房制造本牌新药获利甚厚的经验中，觉得办工业比经营商业更有意义，于是立下了办工厂的决心。

办工厂，谈何容易。首先要选定办什么样的工厂。对吴百亨来说，他心目中办的工厂，要既能为抵制洋货作出贡献，又能获利。对此，吴百亨筹划再三，难以确定。说来事有凑巧，有一天，吴百

這就是
我

亨正在站堂，一位顾客来购买炼乳。那位顾客手拿炼乳，感慨地说：这么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造的炼乳，真是——！吴百亨如银针扎到神经中枢穴位，全身每一根筋骨都颤抖起来。他手拿大英帝国的鹰牌炼乳，心潮翻腾，思绪万千——鹰牌炼乳，是英国纳司尔英瑞公司的产品，多少年来，这只苍鹰竟在中国市场上恣意飞翔，而我们中国人，却乐于销售，乐于饮用。在百亨药房的货柜上，不也摆着鹰牌炼乳吗？想到此，吴百亨的脸上如爬着千百只蚂蚁般的难受。忽然，在他脑际闪过一个念头：“办炼乳厂，把鹰牌炼乳赶出去！”

当吴百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妻子时，吉安笑着说：“你呀，胃口越来越大。好，我们一起干吧。”妻子的支持是无穷的力量，这力量增添了吴百亨创业的干劲和信心。于是，一场试制炼乳的序幕拉开了。

凡事开头难，打拳也有头三脚。厂房、设备、技术、原料等一大堆具体问题摆在吴百亨的面前。经过冷静的思考和精心安排，一个个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在药房的店堂后，百亨夫妇自己动手砌起一个炉灶，支上一口锅，削一把竹浆，把从市场上买来的鲜乳放进锅里炼。当时，他学李普芳直接汤浴法制炼，得到的炼乳同李普芳的炼乳一样，色泽不佳，且有焦味，是不能上店面出售的。后来，他从药房制成品中得到启发，改直接汤浴法为重汤蒸发法制炼。所谓重汤蒸发法，其实也很简单，用温州土话说，即不用“明火”（也就是直接汤浴法）罢了。吴百亨把鲜乳装进脸盆，然后把脸盆放在盛水的铁锅里。用火把锅里的水烧开，依靠蒸汽浓缩鲜乳。用这个办法制炼，效果确实不一样，色泽奶黄，又没有焦味。请亲友们来品尝，大家异口同

声称赞。拿出去试销，果然得到顾客们的好评，说可以同“鹰牌”媲美。

亲友们高兴，吴百亨和妻子更高兴。从来不会喝酒的吴百亨，那一天也满满地斟了一杯，一饮而尽。

乳源！乳源！这是何等重要啊。这问题在吴百亨脑中不知滚过多少遍！何止想呢，他早就进行了一番调查和准备工作。当时，温州人杨希良养了几条大花牛，以挤鲜乳为主，产量很丰。另外，百亨药房股东陈祝荪同百亨商量要经营鲜乳，并陆续从药房资金中抽出一部分（约三千元），创办一个“健身农场”，自养乳牛，出售鲜乳。吴百亨很重视健身农场，一开始他就亲自操办。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令，他到南通农学院选购了六头荷兰牛，押回温州饲养繁殖。只因对乳牛饲养管理缺乏经验，亏空甚巨。

“百好”与“擒雕”

吴百亨有股牛劲——自己决定干的事就一定要干到底，即使困难重重，也决不回头，他就是靠着这股牛劲开拓，再开拓。

因为办农场成本高，所以吴百亨虽然独资经营，也办不下去。经过调查，吴百亨采用贷款方式，每户贷款二十至三十元，利用附近农户来饲养乳牛。这办法不但使乳源有了保证，且鲜乳收价也比自己饲养乳牛的成本低得多。经过反复实验、试制、试销，他觉得搞炼乳工业，产、供、销诸方面都有了把握。于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创办炼乳厂。

一个工厂的诞生，如同一个婴孩的出世，做母亲的总希望给孩

這就是
我

子取个吉利的名字。吴百亨为了给自己的炼乳厂取名，通宵达旦，翻遍所有的本本，苦苦找寻中意的字眼，还是举棋不定。妻子吉安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她从百亨药房联想到刚创建的工厂，从心里希望这个新办的厂能够顺利地发展。想啊，想啊，她的脸上绽出喜悦的神色。

“我倒想了几个厂名，不知是否合适？”

百亨正在纳闷，听说妻子取了一个名，赶紧催她快说。

百亨一听，仔细一忖，拍手连声叫绝：“妙，妙得很。百好，百好，百事如意也！”

吉安补充说：“还有这‘百好’二字正好与你的名字谐音（温州方言‘好’与‘亨’差不多）。”

百亨眉飞色舞，竖起姆指称赞。

一九二六年的金秋季节，天高气爽，金光灿灿。在一阵辟辟啪啪的鞭炮声中，温州五马街百亨药房的门前，又挂上了一块招牌：“温州百好炼乳厂”。吴百亨和妻子吉安满面春风地在门前迎候前来贺喜的宾客。

夜沉沉，四周静悄悄。吴百亨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回到房中，丝毫没有睡意。他凝视着墙上自己亲笔挥写的“经营全世界，振兴大中华”的大字，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当他看着因过度疲劳而已入睡的妻子，心房里一种不可言喻的爱怜之情油然而生。他觉得她消瘦得多了，初婚时那种红润的脸色消失了。是啊，百好炼乳厂的诞生，她洒下了不少汗水和心血！如果说百亨药房店堂后这块地方是百好炼乳厂的母体和摇篮，那么她，便是这摇篮旁的忠诚护士！几年来，她为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家庭，为丈夫的事业，起早摸黑，

這就是
我

默默无言地操劳。每当丈夫在事业上受挫折而苦恼时，她没有怨言，而是同情和支持。有这样一个妻子，吴百亨是心满意足了。他从心里爱她，尊重她。他轻轻地在她身旁坐下，默默地注视着睡梦中的她。

百好厂诞生了，而且马上就要投入正式生产。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以什么商标在市场上销售呢？几天来，吴百亨心里苦苦地思索着——英瑞公司的“鹰牌炼乳”商标和包皮图案，在顾客中已有深刻的印象，如另设计一套图案，在推销上恐怕把握不大。但是仿拟商标是站不住脚的。想到此，他拿起笔又伏案构画起来。涂了又画，画了又改，在他的桌子上已堆满一大叠的稿纸。终于，一帧崭新的商标图案在他笔下诞生了——白日之下，巨手擒飞雕。

第二天，吴百亨请朋友们来鉴赏指正，大家一致说这个商标美观大方，寓意深刻。

雕鹰同属猛禽类，用手擒雕，即含有不许这只外来苍鹰在中国市场上恣意横飞，又表达了吴百亨要同“鹰牌”竞争的决心。

吴百亨立即把商标的草图送给当时温州颇有名气的画家，瓯海中学美术教师苏昧朔先生。吴百亨素知苏先生的所好，到“五味和”买了两瓶上等的老酒汗，兴冲冲地登门求画。苏先生一边听着吴百亨的讲述，一边不住地点头赞同。末了，他双手一摊，大声地说：“这件事包在老弟身上。”当吴百亨问他什么时候交货，他很爽快地回答：“明天。”

第二天中午时分，一帧崭新的擒雕商标由温州美大纸店学徒温若荪送到吴百亨手中。

吴百亨又立即差人送交务本印刷局制版印刷。

不多久，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擒雕牌炼乳上市了。人们奔走相告，谁都想先饮为快。因为擒雕牌炼乳不仅是地地道道的国货，而且那擒雕商标又表达了中国人的爱国之心。国人高兴，却气坏了一班洋人和他们的奴才。于是乎一双双魔爪向“百好”厂伸来，它们想吃掉“百好”，毁灭“擒雕”，扼杀新生的中国乳品工业。

出 师 告 捷

刚刚建立起来的百好厂，马上面临着暴风雨的袭击。但是，吴百亨勇敢地迎上去，他决心要与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分子较量一番。

在纳司尔英瑞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会议厅里，东方特派员希文先生，虎视耽耽地盯着手上的“擒雕”炼乳罐头，恨不得一口吃掉它。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东亚病夫”，竟有如此的能耐！

警觉的希文先生，从“擒雕”炼乳上嗅到了一种特殊的气味，那就是中国人的“骨气”。他不敢等闲视之，立即召集有关部下，麇集一道，想方设法要拔掉这眼中钉，肉中刺。

一位叫葛福来的律师，双手接过英瑞公司东方特派员希文赏给的英镑，唯命是从地遵照主子的旨意，向南京政府商标局提出了异议申诉。申诉中指控白日擒雕牌商标系冒仿鹰牌，并且说两种商标图样虽稍有差异，但其主要部分均以鹰牌为标志，包皮及登录商标炼乳等红字亦抄袭摹仿而来，易起误会。为虎作伥的葛福来律师，竟蛮横地提出：鹰牌炼乳质量优良，销路极广，故冒牌甚多，凡用类似老鹰之鸟类为商标，均可误认为鹰牌，要求撤销白日擒雕牌商标权！

這就是
我

英瑞公司申诉书的付本转到了吴百亨的手中，商标局要吴百亨予以答辩。

百好厂会计宋津梁说：“先生果然神机妙算！”

百亨笑着说：“非也，只不过对希文这种人，我比你了解得多一点。”

其实，早在擒雕牌炼乳问世之时，吴百亨就考虑到会同英瑞公司发生纠纷。所以他早已胸怀对策。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心志宽广的吴百亨是十分重视商界的风云变幻的。原来，英瑞公司在广告上所标榜的英国波顿公司制造和发行的雕牌炼乳，是在一九二六年前由波顿公司向北洋政府注册的，一九二七年六月才由波顿公司向北洋政府商标局呈准转让给英瑞公司。而新在南京立足的国民党政府曾以全国注册局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底发出通告：所有外商曾经在北洋政府时请准的商标，必须在六个月内（即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前）重新向南京政府登记，重办注册手续，否则无效，作为新商标处理。根据此情此理此机，在一九二七年初，吴百亨一边延聘范任律师顾问，一边持同商标图样，到南京商标局申请登记商标。不久，商标局发出了第一号审定书，审准“白日擒雕”为注册商标，并将“白日擒雕”商标图志刊登在商标公报上。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商标法规定：六个月内如无人提出异议，即发给商标注册证。英瑞公司那时根本不理睬民国政府的政令和法令，直到百好厂取到了注册商标证明以后，才发现市场上出售白日擒雕牌炼乳，所以匆匆请律师充当马前卒，可惜为时晚矣！

吴百亨理直气壮，当即挥毫答辩，曰：百好厂的商标曾由南京民国政府工商部登在商标公报上依法征询过异议，而在上海

這就是
我

理人的英瑞公司，未曾在法定期限六个月内提出异议，况且，鹰牌商标本身並沒有依商标局规定，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前，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办理重新登记手续；依法成为已满一年之未经呈请注册者的商标，故无论其过去有无悠久历史，时效业已中断，与新创设者无异。吴百亨还以利害关系人地位，要求撤销英瑞公司的鹰牌商标，並请商标局依法核驳。

吴百亨进一步指出：“鹰牌”商标图案，系卽有标带之飞鷹；“擒雕”商标图案，系人手擒雕于烈日之下，两帧图案颜色图样及配景各具特色，即使目不识丁者，亦知其不同。况且日本人也曾发行鹫鸟牌炼乳，也是以类似老鹰之鸟类为商标图案，未闻不准行世，岂有不准“擒雕”存在之理。

任何诡辩，在事实面前都是无法立足的。铁一般的论据和论证使惧外人如虎的民国政府，也无法替英瑞公司效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商标局发下了评定书，评定英瑞公司的请求不成立。可是，腐朽、媚外的民国政府还是不敢完全得罪英瑞公司，在评定书上竟说吴百亨所提的鹰牌商标未依法重新登记的“攻击之点”系属误会，因而保留了鹰牌商标权。

一九三〇年，英瑞公司再度上诉。但在第二次裁定书中，仍维持原评定。

商标权的斗争，英瑞公司失败了。希文先生象一只斗败的公鸡，拉着脑袋。

這就是
我

建厂沙坪

斗败的公鸡岂甘就此罢休！胜利的勇士，也决不会因出师告捷而放弃自己的警惕。

白日摘雕牌商标权之争，虽然风声不少，其实，当时百好厂还是个小作坊，生产工场仍设在百亨药房店堂后，不仅产量少，而且设备也很简陋。炼乳的铁听，由百亨药房代制，因为那时百亨药房正在大量制造臭虫药，有冲床设备；日产量只不过四、五打。由于量少销售快，故乳质非常新鲜，因而逐渐取得顾客信任，牌子也一天比一天响起来。

百好厂谈不上“规模”且产量也很有限，民国政府是看不起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企业。

一九二七年间，美国康尼尔大学乳品专业毕业生，浙江省建设厅技正许康祖来百好厂观察。吴百亨对这位专家的光临，满怀喜悦，他希望能得到许技正的鼓励和支持，没想到视察后的许技正送他十二个大字：“规模简陋，又乏基础，不屑一顾。”这十二个字，如冷水浇头，使吴百亨失望。可是，他冷静地一想，又感到人家言之有理。于是他变批评为动力，把许康祖的那“冷水”，化作甘霖灌溉未来事业的新苗。

在汗水浸透的地方，必定开出艳丽的鲜花。

经过二、三年的苦心经营，百好厂有了初步的发展，日收鲜乳逐渐达到200斤，日产炼乳二箱多（每箱四打），而且质量也不断提高。一九二九年获得当时工商部主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翌年又获西湖博览会特等奖。于是邻近各县和百亨药房有往来的商

這就是
我

号，都纷纷要求经销代销，只苦于产量不多，难以应求。由于业务扩大，雇用人员也由开始时的五人增至十多人；全部资金由二千元积累到一万余元。

经营炼乳积累的厚利，白日搞雕牌的信誉日著，使吴百亨萌生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念头。可是，要扩大生产，必先开辟乳源，而当时温州市附近农村的农民，又没有豢养乳牛的习惯，自办农场又不合算。怎么办呢？吴百亨整天思考，查访四处，寻找乳源之路。

妻子吉安对此也日夜焦虑，她只能寄希望于上帝，朝夕祈求上帝开恩。

也许上帝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偶然的日子里，吴百亨徘徊于热闹的街市，看到好多人围住一个担子，他好奇地凑上去，原来，一个圆木桶里沉浮着一个个雪白的圆子。一问，才知道叫“乳酪饼”，是用鲜牛乳制作的。再一打听，这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乳制品，是下酒饭的佳肴，一尝，乳香浓郁，滋味可口，十分鲜美，果然是好。吴百亨连忙向这个卖乳酪饼的农民仔细询问起来。

原来那农民叫包瑞弟，住在离温州市百里远的瑞安县马屿区荆谷乡沙洋地方。这个地方的农民除种水稻外，种糖蔗的也不少。这里养的乳牛，是一牛多用：耕田，拉磨、拉石滚筒轧糖蔗汁，还有挤奶制“乳酪饼”出卖等等。因此沙洋一带豢养水牛的人较多。他们养的牛，泌乳初期奶量很多的时候，即专挤奶不耕田。

吴百亨听此言，满心欢喜，随即把那位农民（包瑞弟）当贵宾请回家。吃罢晚饭，打点行装，星夜兼程，奔赴沙洋地方进行实地调查。

在沙洋看到的，和包瑞弟讲的完全一样，吴百亨当即就决定迁

這就是
我

厂。

起初，吴百亨向当地的谢昌姆租来楼房三间，作为临时厂房。生产的第一天就收来鲜乳70斤，第二天增至100斤以上，超过温州的每日收乳量。三天后，每天达到三百斤左右，以后每天逐渐增到六、七百斤。乳源是乳品工业的生命线，因乳源比较充足，为增产炼乳创造了基本条件。吴百亨便在沙洋购置地皮20亩，建造厂房。可谓时来运转，吴百亨不知从何处弄到一本美国出版的《炼乳和乳粉制造法》一书，厂房则照此书叙述的要求设计，设计的规模较大，是为以后增添设备留有余地。

正当筹材建厂时，适值瑞安拆除城墙，吴百亨就出资购得城墙石四十余丈作为厂基之用。这一就地取材之举，为厂房的建造加快了速度，省了工钱。

月转星移，周而复始，又是两年过去了。到了一九三二年，厂房基本建成，全部造价大约二万余元。吴百亨要施展才能，在这里大干一番了。可是，那时的中国还很乱，日本人夺去了中国东北三省；蒋介石热心于内战；东西方列强恨不得置中国民族工业于死地。烧、杀、抢、掠。人心惶惶，还能有谁来关心这些破土而出的新生工业！

百好炼乳厂，将经受风雨的袭击。

削价倾轧

吴百亨立下的“经营全世界，振兴大中华”的座右铭，时时敲击着他的耳鼓。这十个大字给他力量，催他奋发。他已经十分清楚，

這就是
我

要和英瑞公司竞争，必须提高产品质量。要保质保量，就需要先进的技术设备。所以当沙洋的厂房落成后，他马上向外国订购“真空蒸发锅”、“鲜奶预热器”、“炼乳冷却器”、奶油搅拌器”以及冷冻等设备。这些机器陆续进口，至一九三四年全部安装就绪，形成了从秤量槽、脂肪分离、砂糖混合、真空蒸发、强制析晶至机械装罐等比较系统的十六道工序。

实践出真知，吴百亨在干中深深体会到，要办好炼乳厂，还必须掌握现代化的先进技术。掌握技术，又必须有真才实学的人。于是，曾经使他有过不愉快的许康祖，反而成了他怀念之人。在吴百亨先生再三恳请下，省建设厅同意技正许康祖到百好厂帮助工作。

许技正的到来，吴百亨欣喜万分，设宴招待。此后，他不仅对许技正，同时对厂内技术负责人员和掌握主要生产环节、技术性较强的工人，都给以优厚待遇，並以各种方式使这些骨干满意，使他们安心为厂工作。

在许技正的精心计划下，仅半年时间，百好厂的生产便大有起色。产品品种由原来单一的甜炼乳，又增加一种白塔牌奶油，而且质量都达到当时卫生部门规定的标准。生产的发展，质量的提高，使产品逐步飞出温州一带的销售范围，飞向闽江两岸，飞向长江上游、中游、下游、飞向赣水、湘江、桂林山乡。这时的百好厂，职工人数已达二百多人，炼乳年产量上升到二万六千箱（每箱四打装）奶油生产廿万磅，年营业额超过八十万元，资金积累十分可观。这就是吴百亨后来感叹的“百好厂的黄金时代”。

百好厂的日益发展壮大，成了英瑞公司的眼中钉、肉中刺。当

這就是
我

初，商标权败诉的旧恨尤在，而今又面临“擒雕”新的挑战。希文先生——这头英国狮子，简直发了狂，他瞪起蓝眼睛，又想出了一条诡计——

英瑞公司恃其财力雄厚，以削价倾销的办法来打击被视为实力薄弱的白日擒雕牌炼乳，企图以此挤垮百好炼乳厂，扼杀新生的中国乳品工业。

一时间，温州上空风云骤起。英瑞公司的鹰牌炼乳每听售价原为6~7角大洋，却故意在温州地区削价为五角大洋。吴百亨洞察其奸，不甘示弱，立即将擒雕牌炼乳减价为每听小洋五角（当时大约是11·5角小洋合大洋一元），不但在温州地区，同时在上海、宁波、绍兴、福州、厦门等地，都削了价。吴百亨此举出于英瑞公司老板所料，希文先生不得不佩服吴百亨的气魄。削价延续了几个月，英瑞公司就匆匆地收了场。以后有人问吴百亨：

“先生，你为什么这样大胆？”

吴百亨笑着说：“我们产品的销路仅及鹰牌的几千分之一。你们想，减价后损失谁大？”

英瑞公司的希文先生在我中国人的一片胜利的笑声中，有气无力地倒在沙发上，口中吐着团团雪茄烟的浓雾……

软硬兼施

养鸽子，是吴百亨的爱好。他在工作之余，常来鸽子房。他时而撒玉米喂养，时而捧起雪白的鸽子轻轻地抚摸，拟或将鸽子抛向

這就是
我

天空，让它自由飞翔。然而他最喜欢的，是听鸽铃的鸣响。玩一玩鸽子，他会象一个孩童般的天真、快活。一天的劳累便烟消云散。

吴百亨喜欢鸽子，可他对和平并不奢望。他深深地懂得一点：与对手较量是长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自从英瑞公司落了下风之后，吴百亨在积极抓紧搞好生产的同时，还时刻思考着一个问题：洋人会不会就此罢休？

一九三一年秋，一位西装革履的人，忽然降到温州，“拜访”吴百亨。

“吴先生，恭喜你呀！”来人双手一拱，笑容可掬。

“你是——”吴百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哟，看我高兴的，都忘了通个姓名。”来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交给他。吴百亨拿来一看，原来此人叫胡世铎，是英瑞公司的中国买办。

“吴先生，我这次来是受英瑞公司希文先生的委托，同你商量一件大事。”

吴百亨请胡世铎坐下，妻子吉安泡上了一杯绿茶。胡世铎接着说：“英瑞公司愿以十万银元购买你的白日擒雕商标权，你看如何？吴先生。”

这突如其来的交易，使吴百亨漠然。胡世铎见他沉默无言，以为他动了心。继续说：“你老兄办厂，无非要发财，现在英瑞公司肯出十万元购买你的商标，只要答应，你就马上可以立地成为温州首富，何况换了这个商标后，仍旧不妨碍你继续经营炼乳工业，这真是天来财富，何乐不为？”

吴百亨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心想：胡世铎此言是真是假，不摸

這就是
我

底；而“白日擒雕”已在市场上取得相当高的信誉，利润优厚，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怎么可以把商标权抛售呢？所以胡世铎的话没有打动他的心。他冠冕堂皇地回答：

“我办‘百好’，是为了兴办国货，抵制洋货，不单是为了金钱，擒雕牌商标权我决不出卖。”胡世铎听此言，如冷水浇头，凉了半截。吴百亨接着说：

“胡老兄，恕我直言，我们都是中国人，希望你离开英瑞，走自己的路，或者经营国产，共同努力，创办实业。”

英瑞公司的说客胡世铎，万万想不到用十万元的重金也打不动吴百亨的心，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之下，灰溜溜地回上海向英瑞公司办事处交差。

希文听到丧气的禀报，紧紧地皱起眉头，摇着脑袋，连声说：“不可思议。”

只要帝国主义在中国还有立足之地，那么，它对中国的掠夺就一天也不会停止。

一九三三年间，英瑞公司的几个头面人物又策划了一个新的阴谋。他们悄悄地派出自己豢养的走狗——中国买办，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福州市“亚士德洋行”。在这里，他们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

原来，英瑞公司抓住擒雕牌炼乳还是土法生产，久存会变质的弱点，假手亚士德洋行，收购了一千多箱擒雕牌炼乳，故意加温搁置到变质后，在市场上抛售，企图从根本上打击百好厂的声誉。

二个月以后，在福州市场上出现了大批变质的擒雕炼乳。一时间，群众议论纷纷——有埋怨、有怀疑、有中伤、也有担心……消息传到百好厂，吴百亨和工友们大为震惊，大家都担心着工厂的命

這就是
我

运，手中的饭碗。吴百亨的妻子吉安更是坐立不安，担心工厂会倒闭。她劝告丈夫不要同外国人斗下去了，以免招来更大的麻烦和危险。吴百亨对妻子的好心劝说，没有作很多的解释，他说：

“我理解你，希望你也理解我。”

吉安默默地点头。她知道丈夫做事从不含糊，即使天塌下来，也不会把头歪一下。

当即，吴百亨召开了中、高级职员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其中必定有人在捣鬼。可是，不可能等调查清楚后再作出处理。事不宜迟，刻不容缓，必须当机立断，因为这关系到百好厂的前途。

吴百亨经过反复筹算，权衡得失，最后下了壮士断腕，毒蛇卸口的决心，毅然派厂里会计陈玉溪前往福州，忍痛化了二万元，将这些已变质的炼乳全部收回，并悉数沉入福州港。

福州港码头，人声鼎沸，码头上堆放着小山似的擒雕牌炼乳。在陈玉溪的指挥下，一箱又一箱的炼乳被抛入江中。激浪轰响，水柱拔天而起。围观者为吴老板的气魄而自豪，同时，为这巨大的损失而痛惜。

此举虽使刚刚发展的百好厂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却哄动了整个福州工商界，百好厂在商场上的信誉反而更加提高了。至此，英瑞公司的毒辣手段和拙劣表演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了。

黄鼠狼拜年

尽管英瑞公司对百好厂的打击一个接一个，而且逐步升级，但

這就是
我

是，吴百亨对自己的事业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

每当夜深人静，大地进入梦乡的时候，吴百亨总是孜孜不倦地在灯下苦读，摄取中外业务知识。他娴熟英语，精通书法。他常说：“学这些东西，也是练习办企业的基本功。”

吴百亨喜欢早起。早晨上班时，他站在厂门口，向每一个进厂的工人频频点头，然后又去各个车间、办公室巡视，最后才回到自己办公室喝茶、用早点。诚然，吴百亨是为了利润采用这种手段的。

吴先生的业务爱好是丰富多彩的。他有一匹棕色的骏马和一个身穿马褂的马夫。那马是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雄赠送的。吴百亨原来不会骑马，而多是坐黄包车。工人们一听车铃响，就知道是吴老板到来。而后有了马，但非善骑者。确切地说，吴百亨骑马是为了消遣，坐在马背上，居高临下，荡缰慢行，领略大自然的风光，陶冶胸怀。

还是言归正传，中国有句歇后语，叫“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请看希文对付吴百亨的新伎俩：

一九三五年十月间，英瑞公司的东方特派员希文先生，亲自出马，带着三个随从——英瑞公司前任经理和现任经理，还有一位捷克籍工程师，从上海乘水上飞机到了温州，由英瑞公司温州经理人杨仲和引领，前来参观百好厂。吴百亨对此已有逆料，所以有所戒备，但仍以交际礼仪予以接待。

吴百亨陪同希文一行参观了厂房设备，随后，又牵来乳牛，当场挤奶，並测定其比重及总固体。百好厂和农民合作饲养的水牛，成份如此良好，使希文大为惊讶——真是“洋鬼子看中国戏——傻了眼。”希文赞叹地说：“我们饲养的花牛奶脂肪含量仅3~4%，

這就是
我

而你们的水牛奶含脂肪量竟达9~10%！很好。”他竖起了大姆指。

吴百亨设宴招待希文一行。

筵席间，特派员希文先生再三向吴百亨表示：“虽然过去彼此在业务交涉上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我此行目的却是为了谋求‘合作’。接着，他大吹大擂英瑞公司的设备如何精良，规模如何巨大，不论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处，都设有分公司和炼乳工厂。

希文先生的自我夸奖，吴百亨屏气静听，不动声色。他估计希文此行绝不是单一为了参观宣传，那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呢？希文三杯酒下肚之后，便拉开话匣吐真情：“你如果肯同我们合作，那你可以只管生产，销路自有我们安排。”他看了看吴百亨微笑的脸色，接着说：“投资数字，你可占51%，我们占49%，多给你的这一股，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以表示对你的尊重。”

吴百亨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希文先生的居心不是明摆着——要吞并百好厂。

希文急切地等待着吴先生的口风，如果对方的回答是满意的，他准备举杯敬酒了。

吴百亨见狼外婆已揭下了花头巾，略加思考，婉言回道：“承蒙商谈合作，盛情足感，可惜此事和我国通商条约关于外人投资设厂限于通商口岸百里之内的规定有所抵触，沙洋至温州的距离超过百里，碍于规章，未便合作。”希文听了，知事无转圜余地，只得知趣而止。

希文酒足饭饱之后，想用带来的照相机，将百好厂各部门的情

這就是
我

况拍摄下来。吴百亨明察秋毫，当即以身相挡，并请杨仲和转达，在厂内不便拍照。对此，希文敢怒而不敢言。吴百亨为了给“客人”下台阶，请来了百好厂的高级职员同他们合影，以留纪念了事。

吴百亨不卑不亢的举止及对问题的回答，希文先生是寒天喝冷水，滴滴在心头。但是他又不得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连连道谢。

希文虚此一行，忍气吞声，悻悻不乐。但是在外交场合，他是颇会玩弄词令的。临行之时，他邀请吴百亨先生去日本参观。

童 年

谁都有他难忘的童年，有幸福的，也有痛苦的；还有两者兼而有之的。

吴百亨的童年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里度过的，他和千千万万穷人的孩子一样，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吴百亨生于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他的家是城市贫民。父亲少年时曾随祖父在造船场拣烂钉、拾煤屑过活，成年时挑过馄饨担，开设小面馆，倒闭后全家迁住温州郊区新桥地方，替乡民代办喜庆筵席。

吴百亨七岁的时候，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九岁的时候，父亲续了弦。继母是信奉基督教的，因而全家都开始信奉基督教。年仅十岁的吴百亨从而成了基督教徒。同年进了崇真小学读书。

崇真小学是基督教英国内地会办的小学，校址在温州市铁井栏，学生都是教徒的子弟。主持的是英国人衡牧师，以后是修道女荣姑娘，教师则聘中国人担任。课程内容和当时的日本人办的小学堂差

這就是
我

多，不同的是要加授“圣经”，音乐课教唱“赞美诗”，並涉足外文。学校对学生的生活管理极为严格，一百多学生大部分在校住宿，平时不许出校门一步。学校的规章制度极为苛刻，要学生绝对遵守，稍有违犯，轻则斥责，重则体罚，甚至当众罚跪打屁股；犯三次校规，即被斥退。吴百亨回忆说，他也受过责骂和体罚，心里很是愤激。因家境困难，缴不起学费，吴百亨在崇真小学只读了三年书，就辍学了。辍学回家以后，父亲就叫他替人放牧羊牛。十六岁时，又替新桥李正昌咸鱼行做帮工，因老板家里还种有二十多亩田，所以他上午在后里记帐，做生意。下午种田。一年后，由他的姐夫曾省三介绍，到温州五马街新开业的普益药房当学徒，拜店东林禹臣为师。那是一九一一年，吴百亨刚满十七岁。

吴百亨乳名叫显荣，上学后取了个书名叫吴任，后来，父母亲为了有个出头之日，寄希望于他，故又取名吴百亨，意思是百事亨通，青云直上。

三年的教会学堂教育，社会影响，父母的嘱咐，使百亨懂得了一点：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在离开崇真小学后的十几年中，他从未间断自学，旧的五经四书，新的科技知识和外国语言，都认真学习，不耻下问。

对吴百亨来说，童年的贫困生活，教会学堂的三年教育，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目不忍睹的“五卅”惨案，在他年轻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渡日本

希文吃了闭门羹，满肚子的不高兴。而当吴百亨送他到厂门口时，想不到希文竟约他到日本英瑞公司所属的神户炼乳厂参观，并表示一定为他写信介绍。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希文的这一邀约，勾起了吴百亨前往日本参观实业的愿望。一九三六年，吴百亨向民国政府外交部请准出国护照，带领厂里技术员林超和两个翻译登上出访的行程。

他们满怀喜悦地到了上海，马上打电话给英瑞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希文先生，要求他写介绍信，以便去日本参观。但希文在招待吴百亨一行的宴会上，却面露难色，不肯写介绍信。第二天，吴百亨又去找他，他借故避而不见，只命一位外籍女职员出来应酬，那女职员说：“希文已和日本通过电话，认为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反华情绪颇高，此事恐有不便”，劝他们最好不要去。此时，吴百亨意识到当时希文的邀约完全是敷衍的。吴百亨非去日本不可的决心，使希文骑虎难下，只得推说英瑞公司在神户的牛奶厂已划入日本军事区域，禁止中国人进入参观，所以不肯写介绍信。可是为了外交礼节上的往来，希文又不得不答应为吴百亨打电话通知日本神户炼乳厂主人。

翻滚的波涛驮着东去的客轮乘风疾驶。吴百亨站在船头，凝望汹涌的波谷浪峰，无限感慨地对身旁的林超说：“你看，轮船不破浪能前进吗？”

林超敏感地回答：“先生说得太好了，这轮船就象我们的事业，而这波浪就如同先生所碰到的种种困难。不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

這就是
我

就不会前进。”

吴百亨拍着林超的肩膀，满意地说：“对，你说得很对。”

吴百亨第一次远离神州大地，远航的劳顿别有趣味，迎风破浪，终于跨上了神户之地。英瑞公司神户炼乳厂的英籍经理，只在他自己的住所内招待他们一行，并歉疚地表示不能让他们进厂参观。

未达到目的的吴百亨有些灰心，但未丧气，他想：远涉重洋，岂能虚此一行！在神户无法达到目的，他们就转赴东京，以购买制乳机器的名义，到日本工商省口头申请，终于参观了东京泷田炼乳厂，还向东京铁工厂订购了一部液体橡皮自动封罐机。

吴百亨在参观之后，考虑到百好厂技术力量薄弱，商得日本当局同意，将带去的技术员林超留在日本北海道学习乳品制造技术。

林超自然高兴，他感谢吴厂长的栽培。

在日本机场候机室，吴百亨和林超依依惜别。

吴百亨语重心长地说：“林超，把你留下来学习，机会难得啊。”

林超激动地说：“先生的恩德，林某日后必定厚报，请先生放心。祝先生一路平安。”

飞机腾空而起。俯视翻滚的太平洋，吴百亨心潮起伏——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担忧，可国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又何等令人羡慕。此刻他手不由心地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闭目祈祷：啊，上帝，您创造人类，创造万物，愿你赐福天下太平！

捣鬼者的下场

从日本回到百好厂，吴百亨和技正许康祖日夜忙碌着安装液体

這就是
我

橡皮自动封住机，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妻子吉安疼爱地说：“看你，瘦多了！”妻子的关怀，使吴百亨更加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事业。

不多久，封罐机正式投入生产了。全厂职工都争着来看，谁见了都爱，谁看了都夸，大家都为厂里有了这么一台好机器而感到骄傲。

常言道，树大招风。蒸蒸日上的百好厂，招来了多少人的红眼。只在三、四年内，沙垟附近就出现了六、七家炼乳厂，这些厂都以土法制炼乳，与百好厂争乳源，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吴百亨不但要应付英瑞公司的种种打击，还要处心积虑地设法吃掉这些小厂，以便独占温州的制乳工业地盘。为了自己的生活，吴百亨使出了从英瑞公司学来的伎俩，自恃底子雄厚，以抬高鲜乳收价来打击他们。乳价从开始的每元20斤，逐步提高到每元18斤、16斤、14斤，以至竞争激烈时的12斤。在销路方面，百好厂更不成问题。经过二、三年的时间，周围的小厂都被百好厂吞并了。

就在这时候，吴百亨又找到了一条保持这个独占局面和使别人不能在沙垟附近设厂的门路。那就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公布了工业奖励法，即采用外国最新方法，首先在本国一定区域内的制造者，“准在一定区域内享有五年以下专制权。”吴百亨抓住这一点，于一九三七年请求核准专制和其他奖励。民国政府实业部几经瑞安县政府复查，核定百好厂的专制权，发下核准批文，给百好厂以沙垟厂址为中心，半径30里之周围为专制区域的专制权三年。有了这一护身符，吴百亨对以后在沙垟附近创办的炼乳厂，就可以利用政治力量来对付了。

鲁迅先生说过：“我走路必须横行，眼看着前方飞来的明枪，

這就是
我

还要顾到身后的暗箭。”英瑞公司对百好厂的打击不仅用明枪，还施暗箭。一九四一年，擒雕牌炼乳由宋津梁运销四川，到达宜昌时，竟遭到宜昌警察局盘查，被说成日货而加以扣压。宋津梁急电报告吴百亨，吴百亨火速将证明文件拍制照片，差人送到宜昌，进行交涉，并在四川新蜀日报上登载声明：如能拿出确据证明白日擒雕炼乳为日货者，当赏以大洋十万。宜昌警察局当然拿不出证据，只好含糊其词，准予放行。

无风不起浪。运炼乳宜昌受阻，起因何在呢？吴百亨对此非要弄个水落石出。后来，经多方细查才知道。原来是英瑞公司在捣鬼，他们出资挽人向宜昌警察局密告，说有一批“太阳牌”的日货炼乳运往宜昌销售。

还是鲁迅先生说的好：“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有限。”利令智昏的英瑞公司老板们，为打垮百好炼乳厂，在中国的土地上，整整捣了十年鬼。可是，终于有限。不管软的、硬的、明的、暗的，一套又一套的捣鬼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而百好炼乳厂，则在曲折迂回中前进。

濒临绝境

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难知心。留在日本学习的林超，回国后，他借外国商人的力量，竟与吴百亨分庭抗礼。

吴百亨原来寄莫大的希望于林超，他要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为百好厂所用。万万没有想到，林超回国路经上海时，竟被法商百伦和卜义福所诱，谋划由外人投资，国人出面，在离百好厂20里

的地方，办起了一家大众农产公司，由林超任经理兼工程师，夺取乳源，假名制造乳酪，实际上是替上海法商奶品公司制造炼乳。吴百亨闻此消息，怒发冲冠。他恨林超不该如此心毒，也恨自己看错了人。当宋津梁问他怎么办时，吴百亨斩钉截铁地说：“吃掉它！”

经过多方设法，拍来了农产公司一份股东合约和一份股东会议记录的照片，上有百伦和卜义福的亲笔签名。证据在握，吴百亨马上写报告给省建设厅，要求取缔大众农产公司，取缔的理由是：此公司与外人秘密投资，破坏我国工业，並侵犯百好厂的特许专制权。浙江省建设厅见附件属实，即作处理。当然，大众农产公司也力作辩护，说法商股份已经退出，並说该公司在瑞安南岸，不在百好厂 30 里范围之内。于是，省建设厅批文下达瑞安县政府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据确凿，林超同外商勾结，无法狡辩；同时，瑞安县政府派人实地丈量，自沙洋百好厂至大众公司仅隔 12 公里，在 30 里之内。当即浙江省政府就下令封闭了大众农产公司。

林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了个可恶的下场。无奈，大众农产公司由林超出面进行拍卖。吴百亨就同王品藻、翁来科、汪惺如、叶仲文等合资将它盘进，以此作基础，创立了瑞安远东蛋粉厂。

一九四〇年，是百好厂发展的顶峰，那一年的纯利达到 12 万元左右。然而，在旧中国，一切民族工商业都摆脱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摧残和压迫，百好厂也不例外。

中国抗击日寇的后期，以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是百好厂饱受摧残，逐步走向绝境的岁月。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五日下午二时，三架日机突然袭击沙洋百好厂，投弹二枚。十间主厂房毁于一旦，化验室仪器大部损坏，其它

机件也损坏很多，估计损失六万元。一九四一年，温州第一次沦于日寇铁蹄下，瑞安城区亦遭占领，致使百好厂在温、瑞两地的炼乳现钞及其它物品，连同停工等损失达三万余元。就在这一年，躲在金华、丽水一带的浙江省政府，以疏散沿海工厂为借口，强行搬迁，劫运温州各工厂的机器，以供官僚资本办工厂之用。名为搬迁，实为劫夺。百好厂也被劫去不少机器零件，使生产蒙受影响。

一九四五年秋，吴百亨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正想东山再起，大干一场，蒋介石却做起了皇帝梦，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支持下，燃起全国性的内战烽火。为供给战争经费，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的无形掠夺接踵而至。此外，美国的剩余物资“克宁”奶粉和炼乳充斥中国市场，打击了国货乳品。由战火影响，使百好厂远往南洋、香港等地销售的炼乳受阻退回，等等一切，给百好厂以致命的冲击。

吴百亨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用温州话说，此时吴百亨如“落雨天担稻草，越担越重。”为了获得资金来维护百好厂摇摇欲坠的残局，他不得不采用剜肉补疮，饮鸩止渴的办法。除了自设钱庄，张罗资金，甚至吸收民间小户的零星存款，依赖投机商供应原料（如白铁、白糖等都委托上海安度、大东等商行拨款代办，实际上则是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向他购买）外，还让反革命分子翁来科，以“包销保证金”的方式，以当时厂盘的价格（当时市价已高出厂盘一倍以上），订购全部包销白塔牌奶油。无能为力的吴百亨，此时只能眼睁睁忍痛让翁来科攫取巨额利润以苟延残喘。

短短的三年，使百好厂走向生产日益下降，资金亏损殆尽，负债大于资产的绝境。四面楚歌中的吴百亨，已无法抵挡纷至沓来的

伪主。在温州市场上，伪金圆券的日利率达到33%（三日成加倍）的大崩溃声中，吴百亨哭丧着脸，宣告百好厂搁浅清理。

这，已是春已至却无春意的一九四九年四月。

尾 声

百好厂如同一只搁浅在沙滩上的航船，任凭风吹浪打。吴百亨面对奄奄一息的工厂，发出了绝望的呼声：“上帝啊，你救救我！”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温州解放了。吴百亨梦寐以求的“上帝”降临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植下，这只破烂不堪的航船，几经整修，又扬起了风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百好厂实行了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此，百好厂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

沧海桑田，天翻地覆，而今的百好乳品厂，正以八十年代的新容颜屹立在瓯江之滨。新修的大理石厂门，端庄而大方；拔地而起的擒鲸塑像，威武而壮观。荣获国家银质奖的擒鲸牌炼乳畅销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欢歌笑语伴着成群结队的职工涌进厂大门。他们是锐意改革的先锋，他们是振兴“百好”的主力；他们以愚公的精神，创造新的成绩，向建厂六十周年献礼。

但是，巨大变化的百好厂，吴百亨先生未能目睹。他，于一九七四年因患糖尿病与世长辞。

民族实业家——吴百亨先生的创业精神与中国大地长存！

一九八六年六月

吳百亨先生生平簡歷

出生于1894年，文化程度初小。

1903~1906 温州崇真小学读书。

1906~1908 辍学、替人放牧牛羊。

1908~1910 温州李正昌渔行做帮工

1911~1920 温州普益药房当学徒

1920 与前清进士陈幼农之女陈吉安结婚

1921 在其岳母资助下，在温州五马街开办“百亨大药房”，任经理。

1925 立志创办炼乳厂，并着手筹备工作。

1926 创办“百好炼乳厂”。

1930 迁厂瑞安沙坪，引进先进设备，标志着百好厂由落后的手工业工场转入机械化生产。

1936 赴日考察

1937 创办远东蛋粉厂

1938 创办温州西山陶瓷厂

1943 创办温州西山造纸厂

1954 百好厂公私合营，任经理；同时任温州窑业厂付厂长、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委员、市工商联付主委。

1956 赴京参加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是年，他的夫人陈吉安也赴京参加工商界家属与女工商

- 业者代表会议。
- 1957 错划右派分子，撤销市工商联付主委和百好厂经理职务，下放窑业厂车间搞杂务。
- 1960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 1966~1974 “文革”期间，戴上反动资本家帽子，监督劳动。
- 1974 因患糖尿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八旬。

百好乳品厂厂史室

一九八六年六月